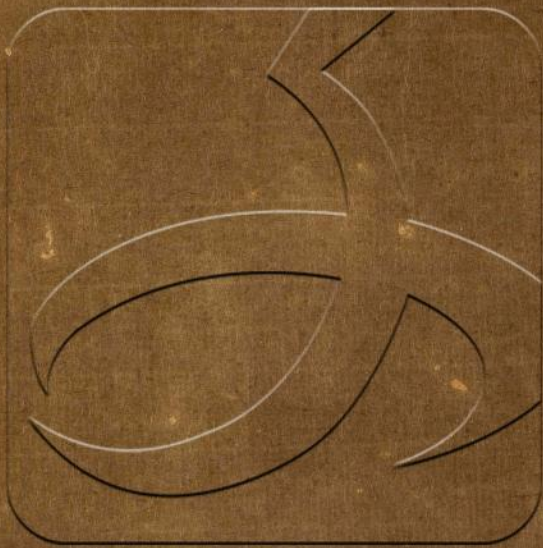




117  
437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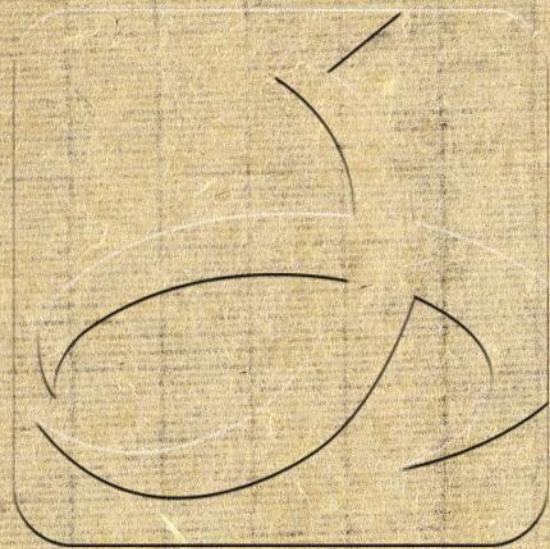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十三

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單文簡  
 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  
 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  
 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  
 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  
 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不休顯賤

眉  
 蘇軾東坡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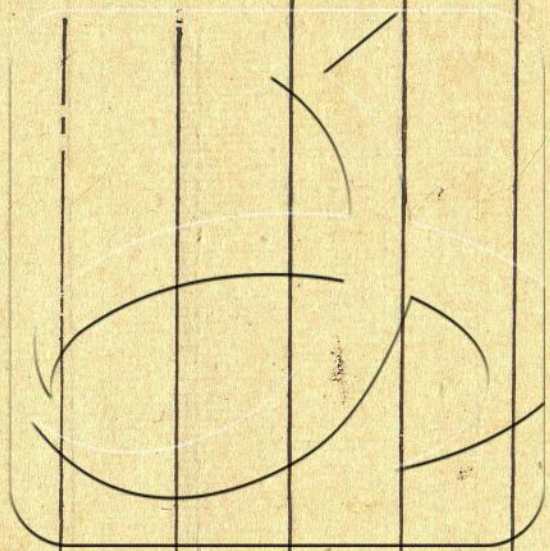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三  
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  
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  
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  
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  
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  
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  
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  
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  
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  
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

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  
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  
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  
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  
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  
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  
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  
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  
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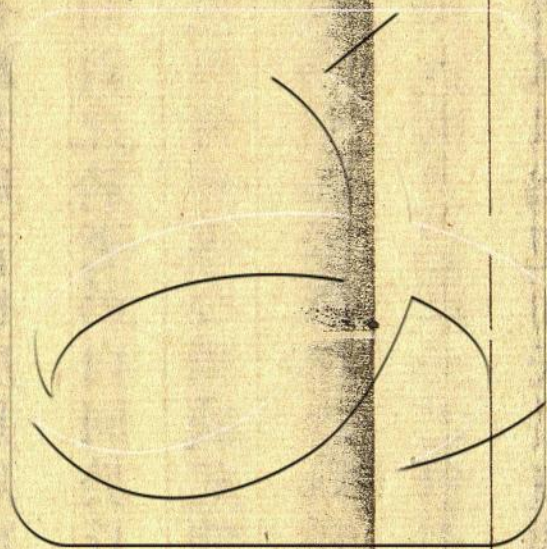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公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

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投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癩疽癰疥眩瞶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梟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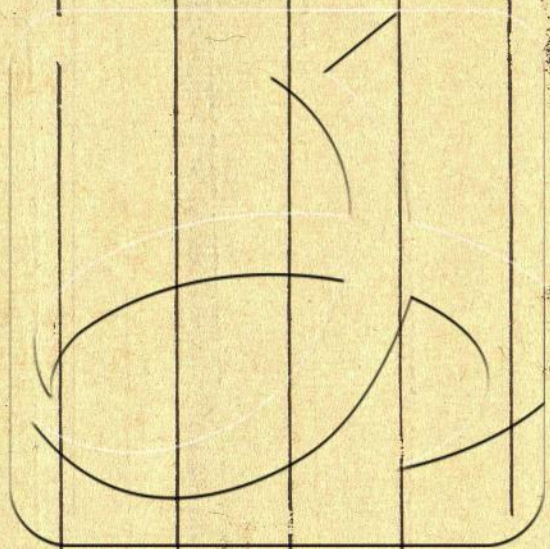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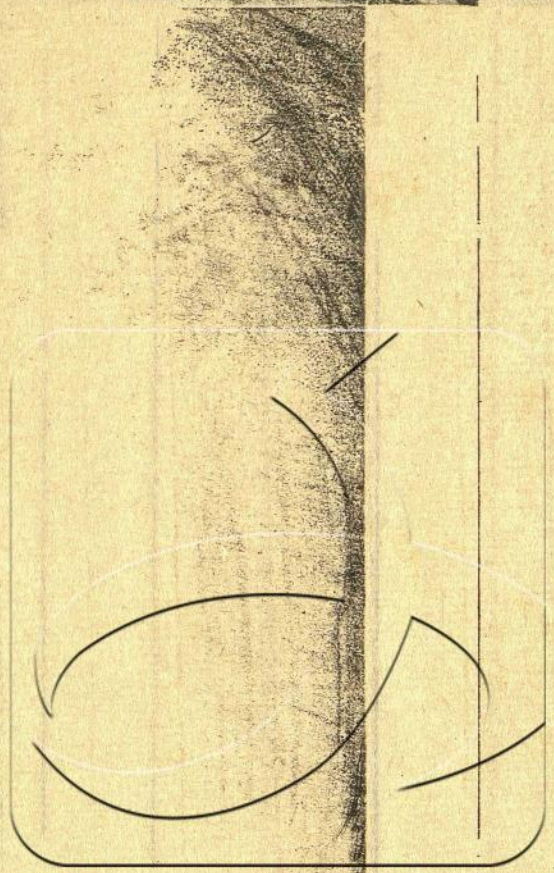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玉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喜雨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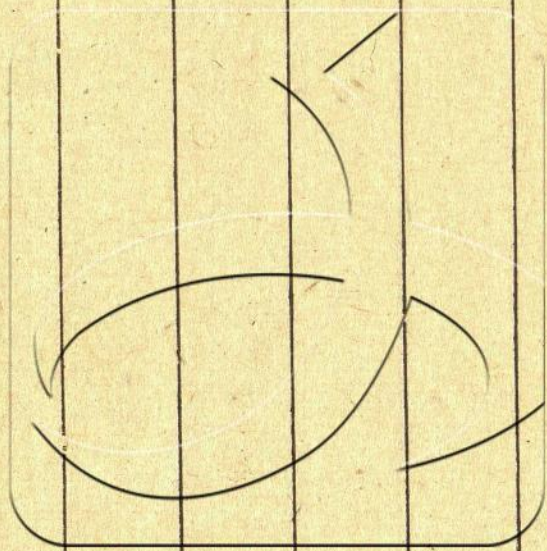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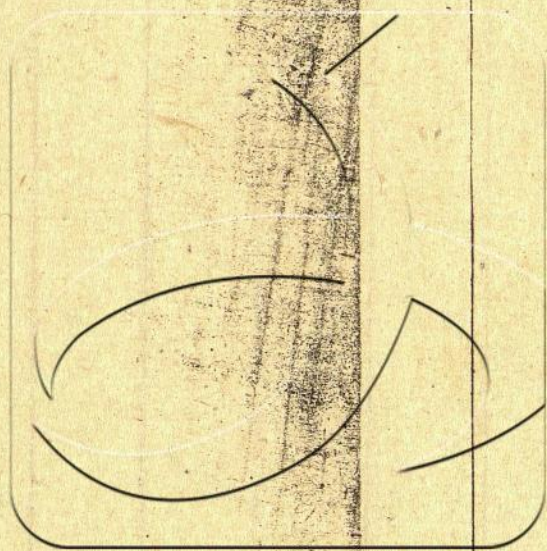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  
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  
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  
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  
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  
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  
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  
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  
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  
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巒巒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  
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  
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  
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  
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  
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  
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  
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  
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  
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  
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乎臺之存亡也旣  
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者也鋪糟啜  
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  
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  
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  
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  
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被挾其高大以臨  
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  
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  
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  
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基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先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  
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  
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  
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  
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  
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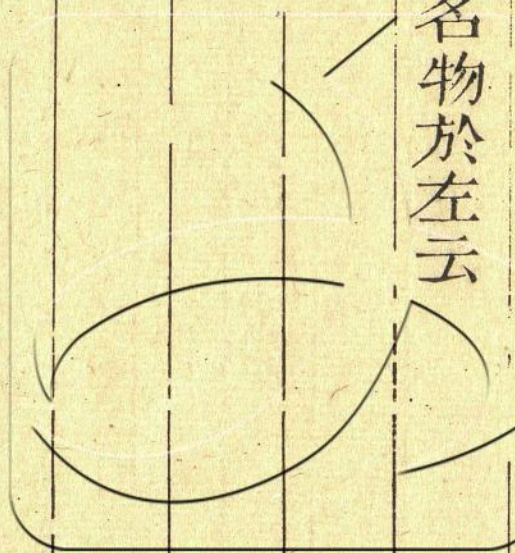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種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寤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下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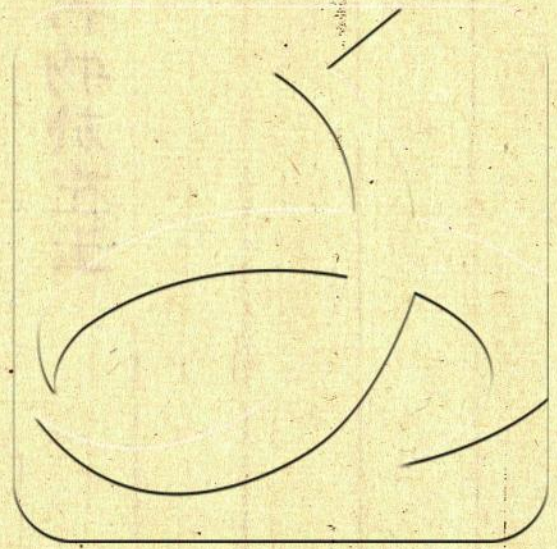
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第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書文赴期會不能

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尙存而僵仆斷缺於荒坡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煥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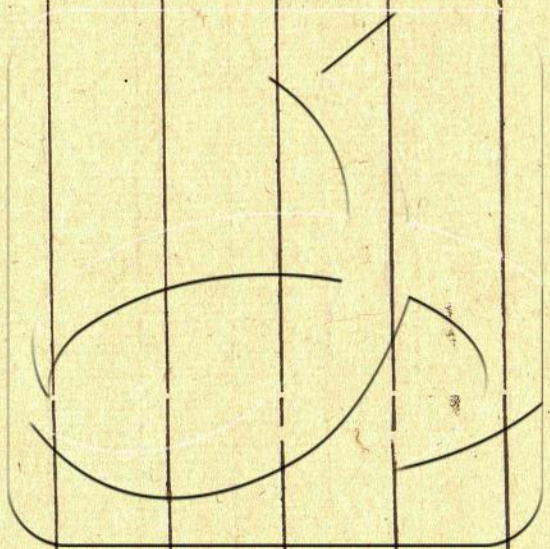
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不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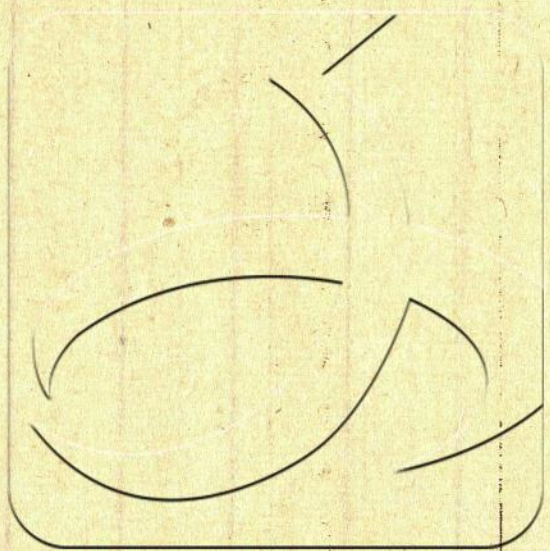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

相忌桓元之走荆王涯之複璧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

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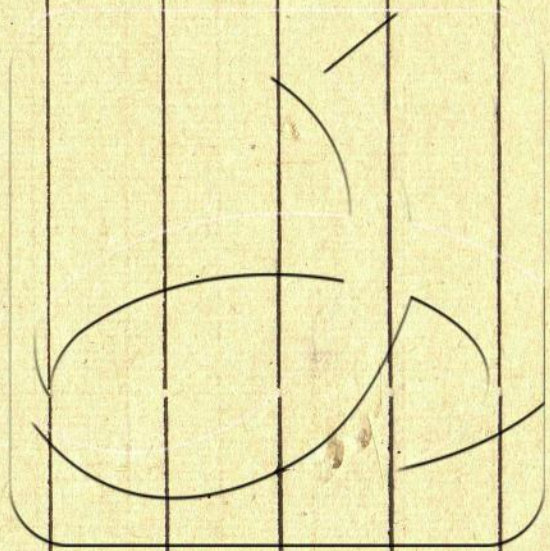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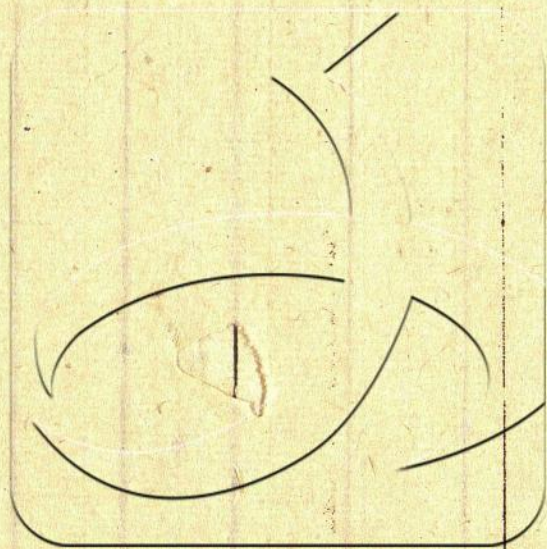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邱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

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而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費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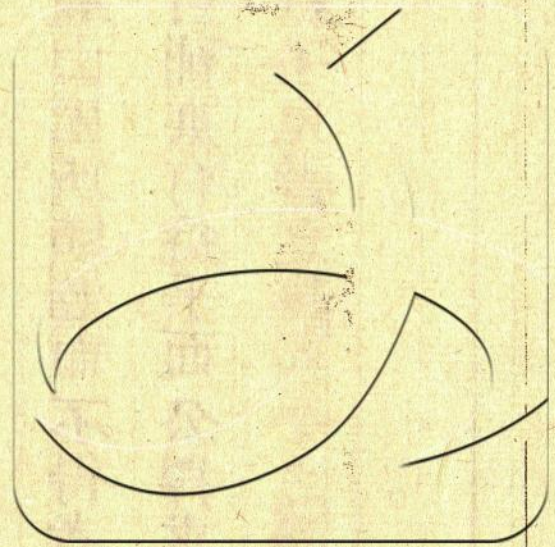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

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眾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眾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

東坡集卷十二  
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蝮身第一夫蝮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蝮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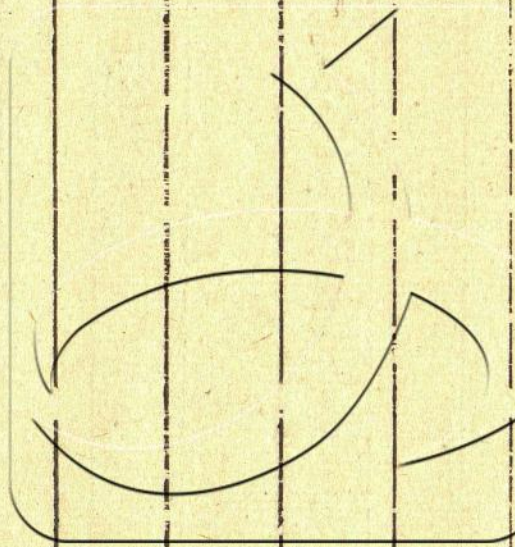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日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東坡集卷三  
三十一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  
遠間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  
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  
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間放如鶴者猶不得  
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  
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  
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旋將集兮

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  
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

東坡集卷三  
三十一  
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卽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  
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毫  
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  
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  
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  
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  
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  
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  
其為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與可畫筍簾谷偃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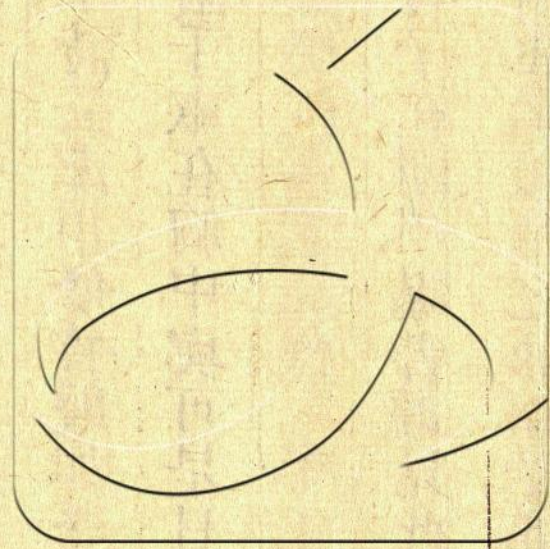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蠅腹蚺蚘以至於劍拔十  
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  
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  
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  
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  
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  
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  
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  
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  
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  
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  
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  
畧曰擬將一段鷲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  
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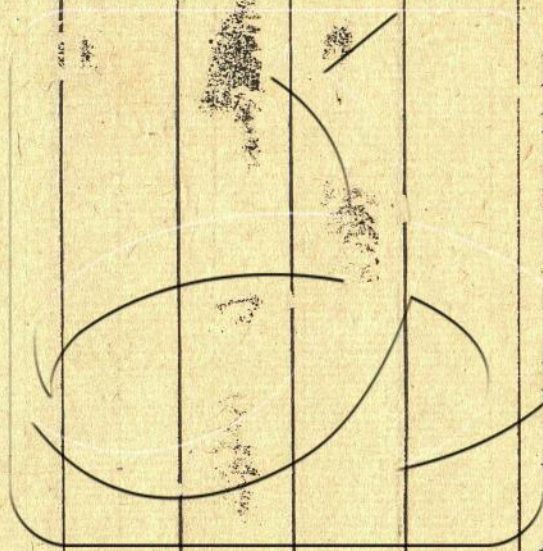
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  
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  
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  
貧饒太守涓濱才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  
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  
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  
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  
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自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淨因院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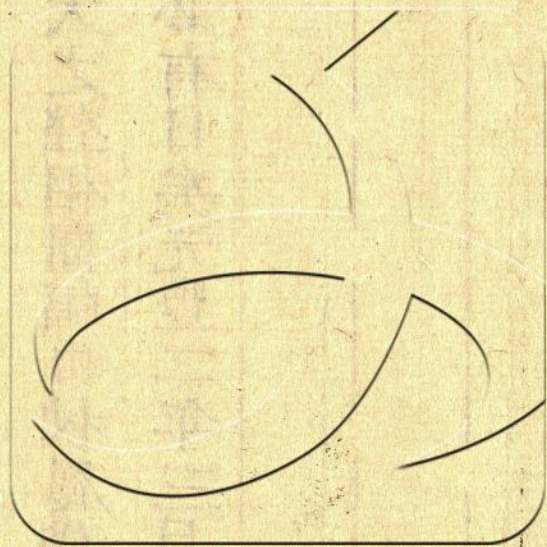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孿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

東坡集卷十一  
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  
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  
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  
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  
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  
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  
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楠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  
鼈荀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  
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  
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

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者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矣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毓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矣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沉於椁乎沉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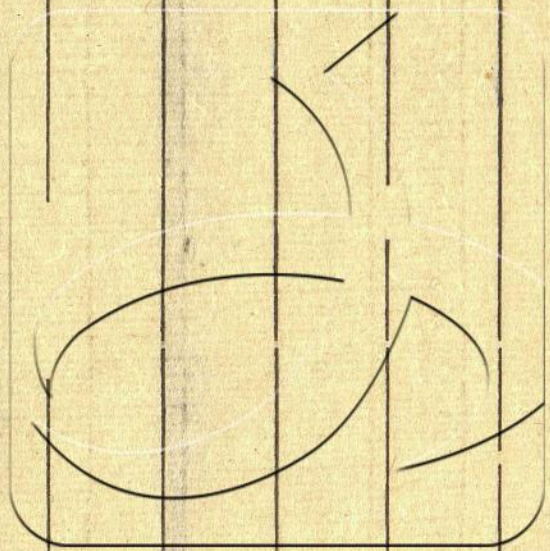
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克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

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邱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

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諷而已舜之言曰齊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

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燹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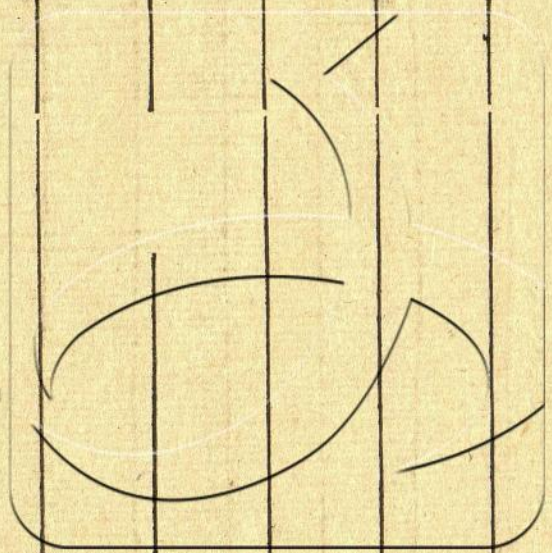
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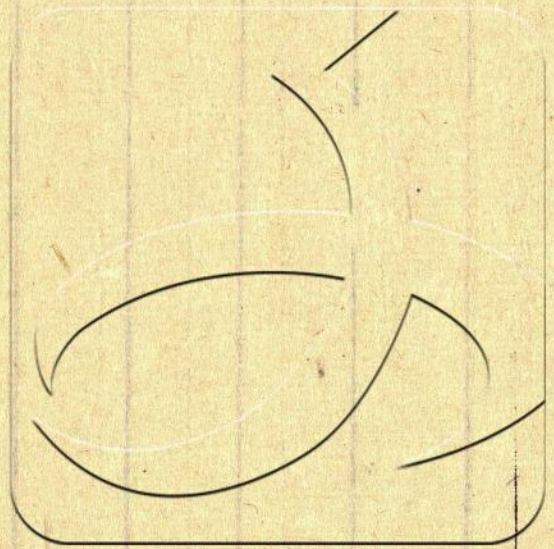
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  
湖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  
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  
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  
蘇軾書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旣入不可居而出次於  
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  
所責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  
皆樂而忘去將去旣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旣至逾月而興  
功五十有五曰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坯  
釘各以枚計稽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  
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

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  
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  
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  
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  
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  
其治扶風也視其飴艱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  
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  
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  
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  
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  
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

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及於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恭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歆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

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  
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更有能聞而哀之  
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  
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  
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  
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通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  
愧于中何以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  
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錢塘六井記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  
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  
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  
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  
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  
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  
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以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

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漏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扇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

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  
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  
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  
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  
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  
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  
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

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廳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為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為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

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千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一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